

- B2 专家析欧盟如何应对难民潮
- B3 投资 IT 的莫斯科人米尔纳
- B4 母女联手打造“怪咖少女”

# 新民·环球

本报国际新闻部主编 | 第 620 期 | 2015 年 9 月 10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:张颖 编辑邮箱:xmhw@xmw.com.cn

热点锁定



欧盟委员会 9 日提出新的难民安置方案,强制成员国接受配额。德国将分摊 12 万难民中的 3.1 万,法国将“认领”2.4 万。

## 两青年辗转 2400 多公里历经艰险穿越七个国家

# 叙利亚难民:为避战火踏上偷渡路

文 / 袁原

两名叙利亚青年今年夏天开始长达 2400 多公里的征程,从希腊进入欧洲,乘橡皮艇、搭火车、坐大巴甚至徒步穿越七个国家。他们背井离乡,历经险阻,只为在异国他乡寻求安稳的生活。他们是受战争迫害的偷渡者。

### 登陆希腊

穆罕纳德和纳赛尔晚上 10 时突然接到蛇头通知,立即动身出发,从土耳其穿越爱琴海,登陆希腊。

为了这一刻,两人已经在土耳其等候数天,各自支付了 1000 美元。蛇头示意两人和其他 41 名偷渡者藏身树林之中,等待指令。在这样的夜里漂洋过海实在让人心惊胆战,穆罕纳德和纳赛尔却别无选择。他们曾试图从陆路潜入希腊未遂,后来东拼西凑筹得路费,如果这次不成功,就再没钱偷渡欧洲了。

两人一边穿上救生衣,一边憧憬着到达欧洲后的“美好生活”:逃离战乱、找到工作、完成学业,攒笔钱寄回家。不过,首先他们得活着渡过爱琴海。他们已经多次看到偷渡者溺死海中的新闻。

小小的橡皮艇装了 43 个人,艇上如此之挤,不一会儿穆罕纳德的双腿就麻木了。最让人担心的是随时可能出现的希腊警察。一名阿尔及利亚难民负责掌舵,朝着夜色中依稀可见的希腊小岛驶去。两个小时的航程有惊无险,快抵达时却突然有一艘希腊水警的船只靠近。掌舵人果断扎破橡皮艇,这样即使警察抓住也无从遣返他们。

漏气声让乘客惊恐不已,哭叫声响成一片,大家纷纷挣扎逃脱即将沉没的小艇。穆罕纳德和纳赛尔各从一侧落入水中,扑腾几下终于来到遍布礁石的岸边。

穆罕纳德和纳赛尔拿出手机,剥去层层塑料布,对着镜头来了一张自拍。 “我们很高兴,以为度过了旅程中最艰难的一段,”纳赛尔回忆,“后来才知道这是最轻松的。”

穆罕纳德和纳赛尔登陆的希腊小岛条件简陋。他们先被关在警察局,又因为拘留所太拥挤被关在户外,被关押的两天半时间里,警察局只提供一顿饭。大批难民涌入,令希腊当局措手不及,登记核实都很难,安置善后更是严重欠缺。穆罕纳德和纳赛尔后来被送往另一个岛等待领取临时居留证件。

根据希腊法令,正式取得难民身份之前,叙利亚入境者获许居留 6 个月,其他国家入境者则只能停留 1 个月。穆罕纳德和纳赛尔无意在希腊停留。他们想到荷兰或卢森堡再申请难民身份,因为那里的工作机会更多,难民安置措施也更周到,是大部分偷渡者的理想目的地。乘船穿越地中海是偷渡欧洲最便捷的路线,但也越来越危险,今年 7 月以前已有 1865 名偷渡者溺死



成千上万的难民在边境等待进入欧洲



穆罕纳德(右)和纳赛尔开始新的生活



背井离乡的叙利亚难民生活艰难

途中。所谓的“巴尔干路线”成为偷渡欧洲的 B 计划。与地中海相比,这条路线似乎更安全,但因路程漫长而充满未知危险。穆罕纳德和纳赛尔就选择了海上之路:从土耳其出发,穿越爱琴海到希腊。

### 曲折旅程

从希腊入境后,两人辗转数周到北部边境,希望从这里穿越马其顿,然后取道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进入西欧国家。两天后,穆罕纳德和纳赛尔终于来到一座马其顿小城,却被警察截获,被戴上铐遣返希腊。

两人并未泄气,又换了一条路徒步潜入马其顿,结果再次被遣返。这一次,两人都已经身心疲惫。他们在边境上的小旅店短暂停留,等待时机再次尝试。最好的办法是和其他难民一起走,人多好办事。

穆罕纳德和纳赛尔加入其他叙利亚难民,凑够 70 人后,在清晨 4

时出发。每个人都把手机调到静音,随身物品背在身上,男人们拿着棍棒走在队伍首尾,中间是妇女儿童。

这一次,他们成功穿越马其顿。在塞尔维亚境内,穆罕纳德和纳赛尔徒步行走了 30 多个小时。当他们终于搭上火车,北上贝尔格莱德时,同行的一群人在站台上高兴地跳起舞来,尽管前途依然渺茫。

匈牙利是他们要穿越的下一个国家,对非法移民态度强硬。就在 6 月底,匈牙利当局决定,将沿塞尔维亚边境修建近 4 米高的防护栅栏,防止难民涌入。

有蛇头开出价钱,每人 1500 美元,保证穿过匈牙利,送达维也纳或者慕尼黑。穆罕纳德和纳赛尔已经没几个钱了,即使收到朋友寄来的汇款,两人各自也只有 800 美元。一旦被警察抓住,两人要么被遣返回希腊,要么在匈牙利申请难民庇护。这两个国家的就业前景都不乐观。

原来 70 人难民已经打散成八支队伍,穆罕纳德和纳赛尔决定和其中一支进入匈牙利。他们在最后一个塞尔维亚村庄的广场搭乘大巴,走过一段 12 公里长的河边小道,然后依照手机下载的地图徒步穿过种满红辣椒和玉米的田地。

他们在黄昏时分来到一段铁路前,关掉手机,静静等待黑夜来临。在夜色掩护下,他们顺利越过边境,与事先接洽的匈牙利司机碰头,每人给他 140 美元搭车到布达佩斯。

穆罕纳德和纳赛尔计划,搭车先到德国,然后再做打算。他们付给一个司机 1345 美元,一直搭车到奥地利和德国边境。在那里,他们步行穿越边界,来到德国小镇帕绍,想买火车票去汉堡。

### 意外终点

就在帕绍火车站,一个警察拦下他们。穆罕纳德和纳赛尔坐船、乘火车、坐大巴、搭便车甚至徒步行走,一路跋涉近 2500 公里,忍受蛇头欺凌、警察威胁和恶劣天气,还是没能抵达目的地卢森堡或荷兰。

然而,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。“你们累吗?”截下他们的警察问道,还给他们拿来苹果和香蕉。他们被带到警察局,在那里过了一夜。纳赛尔回忆:“警察很温和,我们本来想去另一个国家,但他们对我们非常好,所以我们决定就呆这儿吧。”

一个星期后,穆罕纳德和纳赛尔被安置在巴伐利亚州山脚下一个小镇里的难民营。两人共用一间带卫生间和阳台的卧室,每天有三餐供应。两人松了一口气,不用偷偷摸摸地赶路。他们将获得难民庇护,但还得有段时间才能拿到正式文件。

两个人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始新生活。纳赛尔忙着找份新工作,穆罕纳德则着急把母亲和妹妹接过来。她们住在叙利亚阿勒颇省,反政府武装和政府军频繁交火的地方。今年年初,穆罕纳德通过网络视频才获知父亲被炸伤的消息。

“在叙利亚,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死。我害怕极了,恨死了要等待,”他说,“我想把家人接过来,我不想再从视频中看到他们。”

### 相关链接

## 欧洲难民危机 短期内难解决

二战以来最严重难民潮正炙烤欧洲。表面上看,欧盟领导层极力想对难民“体面”地敞开大门,捍卫其“价值观”,但迄今却并没有拿出有力应对措施。在乌克兰危机、欧元债务危机之后,难民危机再次给欧洲带来严峻考验。欧洲内部左派和右派、富国和穷国、东部和西部再次凸显分歧。

分析人士称,尽管危机均会招致内部激辩和意见不合,但前两个危机带来的分歧最终都会消弭,而由战争、不稳定、贫困引起的难民潮却很难在短期内解决,处置不当会让所有欧洲国家蒙受影响。

安置是难民潮带来的最直接问题。今年以来,已有超过 30 万难民和移民前往欧洲,数千名来自中东的难民命丧逃往欧洲之路。仅 7 月一个月,入境欧洲的难民便达 10.75 万人。这些难民主要来自叙利亚、利比亚等中东国家。

对此,希腊、意大利等难民入境的“前线国家”承受着巨大压力。数据显示,今年经希腊入欧的难民已达 20 万。另外,意大利也是难民入境的重要“前线国家”,今年已有 11 万难民经意大利进入欧洲。

早在今年 5 月,欧盟委员会便提议欧盟成员国按照配额重新安置难民,但波兰、匈牙利等国由于安全、经济等因素,反对强制配额制。

目前,欧盟领导层、欧洲国家正加紧寻求解决移民危机的一致方案。但这只能看作短期管控难民危机的途径,“打嘴仗”或“喊口号”并不能解决难民危机的深层根源问题。

从突尼斯到叙利亚,从利比亚到也门,2011 年肇始的中东剧变至今仍在发酵,背后少不了西方干涉的影子。单单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,就已造成超过 22 万人丧生,半数国民被迫逃离家园。

分析人士指出,难民潮引发欧洲经济社会问题和人道主义危机,探究这场危机产生的根源,却与西亚北非地区的持续动荡,欧洲盲目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密不可分。

(本刊除“论坛”及本报记者署名文章外,均由新华社供稿)